



書海浮生錄

亞菁著

亞 菁 著

文 學 叢 刊

書海浮生錄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書海浮生錄 / 亞菁著.-- 初版 -- 臺北市: 文史哲, 民 98.08

頁: 公分.-- (文學叢刊; 225)

ISBN 978-957-549-861-0(平裝)

1.書評

011.69

98014005

文學叢刊

225

書海浮生錄

著者: 亞菁
出版者: 文史哲出版社
<http://www.lapen.com.tw>
e-mail: lapen@ms74.hinet.net
e-mail: lapentw@gmail.com

登記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七號
發行人: 彭正雄
發行所: 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 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 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二八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2010)一月初版

著財權所有· 侵權者必究

ISBN 978-957-549-861-0

08225

書海浮生錄

目次

1 目次

一、一朵璀璨的花——《出版月刊》的創刊，經過和停刊	一
二、談選集——以余光中編的《秋之頌》等為例	六
三、「第三屆鹽分地帶文藝營」追記	一三
四、《禁忌的狩獵》的迴響——從陳映真的短篇小說談起	二〇
五、略敘《阿Q正傳》一二	二六
六、試析張愛玲《半生緣》的愛情觀點	二九
七、淺談張愛玲《半生緣》的幽默情節	三四
八、從《戲劇原理》看姚一葦教授的讀書態度	三八
九、壯志未酬身先死——談殷海光寫作《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幾個問題	四二
十、勸學篇——讀《風簷展書讀》的題外話	四八
十一、大器晚成作家的心路旅程——以周腓力為例	五二
十二、大器晚成的作家——周腓力寫作二三事	五七

十三、讀《台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以七等生、陳若曦、張系國等為例·····	六一
十四、周夢蝶的無字天書及其他·····	六七
十五、《古籍校釋、今註今譯評介論集》後記·····	七九
十六、十七年（又一章）·····	八四
十七、黃春明小說集·····	一〇〇
十八、陳映真早期小說的死亡故事·····	一二二
十九、書海浮生錄·····	一二七
補遺·····	一五八
二十、《斯文掃地——鸞書記》·····	一六七
廿一、情懷——《斯文掃地——『鸞書記』》·····	一七五
廿二、二〇〇五年三月三日這一天·····	一八一
廿三、《文心雕龍》新書、校證、校正的始末·····	一九三
廿四、《昭明文選》校釋一二偶得·····	二〇一
廿五、乍見陳之藩·····	二〇六
廿六、又見黃春明·····	二一〇
後記·····	二一六

一朵璀璨的花

——「出版月刊」的創刊、經過和停刊

曾有人說：「若是和誰過不去，可以請他辦雜誌。」乍聞似乎危言聳聽，又帶有戲謔的意味。可是一般對較具水準的雜誌的浮沉，稍為有接觸的讀者，雖未必全然首肯，相信也有少許「於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覺。目前文壇的雜誌，有如雨後春筍。不下數十百種。可是如果將那些專門販賣「拳頭」、「枕頭」而獲得暴名鉅利的雜誌，略去不計外，稍具水準的刊物，命運又是如何呢？從「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純文學」、到「文學季刊」，停辦的停辦，休刊的休刊，可見一斑。雖說停辦、休刊或有東山再起的機會，但是一年復一年，停讀者望眼欲穿，卻只聞樓梯聲，未見人影來。

當然辦雜誌，尤其是曲高和寡較具水準的刊物，遭遇財力不繼的辛酸不難想見。社會一般短視近利之徒固然比比都是，卻也有若干不惜賠本而執著於文化播種的工作。例如「現代文學」在虧本的情況下，好不容易支持了一段時期最後不得已停辦，聽說最近又重

整旗鼓，準備復刊。而另外一本幾經掙扎，終於停刊了的雜誌，則可能很難有翻身之日，可是它卻為我們的文化事業寫下璀璨的一頁，這本雜誌便是「出版月刊」。

「出版月刊」創辦於五十四年六月一日，前後發行廿五期，五十六年六月一日而自動停刊。從創刊號到十二號（第一卷），每期始終維持五六十頁篇幅。十三號開始到廿五號停刊（第二卷）逐漸擴大篇幅，從八九十頁至一百十幾頁不等，曾有一期高達一百六十頁的記錄。為討論介紹方便，筆者姑且將卷一、卷二分割，以探究分析其前後風格變化的痕跡。

「出版月刊」的編者（徐有守）曾詳細說明創辦的動機乃是鑒於當時國內缺乏類似讀者通訊的讀物。一般讀者很難讀到書評、書介，或是讀書指導之類的文章。而當時的一般出版社又忽視書目，不重視廣告，造成一般讀者不知道書店究竟出版什麼書，出版界又有發行什麼新書。「出版月刊」便是為彌補這兩種缺憾，而編印適合這種需要的刊物。

「出版月刊」的稿約有數項，（一）中外出版動態（二）藏書（三）書刊評介（四）研究方法（五）讀書指導（六）版本學（七）目錄學（八）其他有關學術研究的著作或報告，文長以三千字為度。「出版月刊」的創辦宗旨，純粹為服務性質。本來打算全部免費贈閱，後來為恐虧累過鉅，而將贈送對象限制於（一）公私立大學中學（二）公私立研究機構（三）學術文化團體（四）設有研究單位的政府機關（五）在職之大學教師（六）公私研究機構之在職研究工作者（七）在校之研究生（攻讀碩士學位者）（八）知名學者。而對外發行，

卷一每期僅收工本費、郵資二元，卷二收五元。

「出版月刊」前期的目錄沒有詳細分類，除一般論文、書評外，有「新書簡介」、「西洋新書簡介」專欄，分別刊載中外新的圖書目錄，並有提要鉤玄的介紹文字，提供讀者購書的參考。又有「美國學術界動態」、「海外學術文化動態」、「國際出版界消息」專欄，專門披露國外文化界的活動，和作家群的近況，讓讀者有更廣博的見聞。為溝通編者讀者與作者的聯繫與合作，「出版月刊」從第五號開闢「讀者意見欄」（讀者來書），讓讀者有吐露心聲的園地，每期並有「編者敬覆」，不但建立讀者編者彼此深摯的感情，更顯示編者對讀者意見的重視。根據編者粗略的歸納，讀者的意見不外是希望「出版月刊」多刊載（一）學術性的文章（二）介紹西方現代新思想與治學新方法（三）新書介紹不應侷限於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結結實實。既不一味捧場，又非肆意謾罵的客觀而公平的書評。除新書介紹有實際的困難外（因為別家出版的好書很少寄去，而收到的又都是天花亂墜或過分渲染的廣告。）無論學術性或是書評的文字，「出版月刊」都一期比一期踏實，一篇比一篇有創見。且又讓作者公開提出彼此不同的見解，可收集思廣益的效果。而有關新思想、新方法的介紹文字，雖說較為簡略，可是像吳康教授的「哲學研究的方法」、張金鑑教授的「怎樣研究行政學」都是學有專精，深入淺出的大作，對一般初次閱讀專門皇皇鉅著而又不知如何著手的讀者，頗有撥雲見日的感覺。可惜該專欄的命運，僅維持半載。

「出版月刊」後期的目錄分類比較整齊，計分「論著與專文」、「文學與藝術」和「出版與書」三大類。「論著與專文」是前期學術性文章的延續，但是卻有儘量避免採用同一作者稿件的特色，而且也不再拘束於幾個古老而不能解決的舊案。漸漸偏向行爲科學、存在主義、諸子新釋、藝術理論，可說是一本新舊俱陳，中西互見的文史哲的綜合雜誌。後期的水準更漸趨一致。「出版與書」雖說是沿襲前期「新書介紹」的舊路，但眼界大開，不但國內別家出版的書目紛紛出籠，就是西洋、日本新刊的也俯拾皆是。不但有書評，還增加序跋、簡介。而對一般出版業的趨勢、出版點滴，都有一鱗半爪的刊載。「出版月刊」在商務印書館成立七十週年紀念特刊（十六號），推出「文學與藝術」更是創舉，該專欄不再囿於書評、學術性的文字，而有小說、新詩等創作。且又有名著欣賞，不只有名家手筆，新秀的文字也屢見不鮮。

也有讀者批評「出版月刊」後期的內容，愈來愈深而予人「隔行如隔山」難以接受的感覺。雖然這或許不是可取的現象，但是如果雜誌本身的水準深度日漸提高，讀者開始縱然或有戛戛難入的懊惱，但是讀者接觸較多、較深，潛移默化，也許有一天發現自己的水準更上一層樓，而漸漸能接受，那豈不是可喜的現象嗎？而且當前又是一個所謂「知識爆炸」的新思想時代，除非自認落伍，拒絕接受外界的新思想新方法，否則在人際關係日漸密切，往來日趨頻繁的社會，我們實在急迫而必要將自己涉獵的範圍重新調整，而不可再被古老的模子

所束縛。因為有關自然和實用科學，我們本來就落後別人一大截。就是社會科學雖說以前我們或許和別人不分軒輊。可是一般人也許沒有注意到最近數十年來，外人日新月異的進步拋開不說，我們縱然有進步，也是「牛步化」。

有人說「不要詩，我們仍然可以活下去。」當然你也可以說：「不讀書，我們仍然可以活下去。」可是一個人如果渾渾噩噩，而又認為人生本來就是犬馬聲色一場，那麼那些嘔心瀝血的作家，他們寧願忍受飢寒的煎熬，世俗的詈罵，而精纖細鏤的作品，豈不是變成多餘的贅物嗎？如果我們否定這種看法，那麼唯一途徑便是從作品著手。而良窳雜陳的作品書目，又要靠書評做去蕪存菁的工作。「出版月刊」可說書評、書目面面顧到。儘管這樣，因為有「若干不可免除的限制」，「出版月刊」也沒有逃避停刊的厄運。雖說後來有「東方雜誌」接替，而風格面目涇渭全異，又不可同日而語了。

談選集

——以余光中編的「秋之頌」等為例

有一則令人氣短報導，首部「台灣現代文學史」竟然不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作家或文學工作者編著，而是海峽彼岸遼寧大學蔣秀瑛女士編輯完成的。據說「台灣現代文學史」一書約七十萬言，共三十五章，而張我軍、王禎和、楊逵、吳濁流、鍾理和以及白先勇、陳若曦、陳映真、姚一葦、葉石濤等幾位，都有專章評介他們的作品和創作成就。該報導並說，這是大陸出版界迄今為止，第一部有系統地研究台灣文學發展歷史的文學史。報導最後還特別強調，即使在台灣，也尚未見到這樣一部完整的台灣現代文學史著作。當然，目前我們尚無法肯定「台灣現代文學史」是否真能「比較精細地描述二十年代初以來、台灣現代文學的整個演進脈絡。」但是捫心自問，現代台灣作家或文學工作者，不要苛求他們有卷帙浩繁的文學史專論著作，即使是零星瑣碎、斷簡殘篇的作家傳記，他們到底有多少讓人刮目相看的成績。就像白先勇、陳若曦、陳映真等幾位現代小說家，除零零落落的座談、對話等印象式紀錄外，

對他們的作品和創作成就，有系統又客觀的論文專著，到底有沒有呢？孤陋寡聞如筆者，坊間除劉春城君的「黃春明前傳」（在「新書月刊」連載——原題「愛土地的人——黃春明寫作的故事」）外，似尚未有任何某一作家生平、作品為主題的專著。這種缺憾，對將來有心從事文學史工作有嚴重的限制障礙。短時間無法突破這層限制障礙，不得已退而求其次，若干以某一作家生平、作品為主角的「選集」便迎運而生。而從事「選集」的編者為該項工作付出的心血，也相當值得我們衷心的欽佩。當代作家七等生、余光中、梁實秋等選集，以張恒豪的「火獄的自焚」、黃維樑的「火浴的鳳凰」和余光中的「秋之頌」為個中翹楚。

張恒豪的「火獄的自焚」，副題是「七等生小說論評」，附錄有「七等生的小說評論引得」和七等生自撰的「七等生生活與創作年表」。七等生的小說因為形式比較隱晦，主題比較怪異，對於他人的激賞或關懷，七等生又常常有冷漠和厭惡的怪異表示，造成毀譽參半、撲朔迷離的窘境。有人將七等生與卡夫卡、喬埃斯、芥川龍之助、杜斯妥也夫斯基等國際級文豪相提並論；卻也有人認為七等生根本不配稱為「作家」，說他文體患「小兒麻痺」，說他的作品是異國習俗文化的殘羹的「曲意搜求」、「胡亂吞食」。姑且不論褒貶是否正確，是否可議，站在讀者閱讀立場，無非企盼混淆迷惑獲得相當的廓清，而顯現凸出作家創作的真面目，與陳映真、王禎和、白先勇等比較，七等生算是一位多產的小說家。截至目前除長篇小說「削瘦的靈魂」、「城之迷」、「譚郎的書信」外，中篇短篇的小說集恐怕亦在十冊

左右。新詩、散文、評論尚且不計，照一般作家的歷史定位應以作品而論的規矩，七等生顯然相當的委屈，因為陳映真、王禎和、白先勇等人的小說數量，與七等生相比，簡直不成比例。可是他們三人小說地位被肯定的程度，顯然高出七等生，且又高出相當的程度，這是相當讓人困惑納悶的事實。

張恒豪的「火獄的自焚」，幾乎網羅所有論評的菁華，其中犖犖大者，發表當時引起文壇側目的，便有葉石濤的「論七等生的小說」、高全之的「七等生的道德架構」等。唯一讓人覺得遺憾的，沒有將七等生的自辯力作，像「維護」、「真確的信念」等收入，可謂美中不足。

黃維樑編著的「火浴的鳳凰」，副題是「余光中作品評論集」，附錄有「余光中年表」、「余光中著作編譯目錄」和「評論、介紹、訪問余光中的文章目錄」。就像七等生，余光中也是一個多產的作家。雖然余光中也有翻譯，也有評論專著，毫無疑問，他的詩集、散文才是奠定他的作家地位。粗略估計，余光中約有四五百首詩、二百篇散文。就散文而論，他的地位可和魯迅、周作人、錢鍾書、梁實秋、林語堂等人媲美頡頏，且毫無愧色。誰都知道，散文是一切寫作的基礎。對於散文寫作，他曾道出個中三昧：「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槌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折來且疊去。爲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我的理想是要中國的文字在變化各殊的句法中，交響成一個大樂隊，而作家的筆應該一揮百

應，如交響樂的指揮棒。」秉持這條規則，余光中的散文爐冶口語、文言和歐化語，卻又能摒除口語的鄙陋、文言的造作、歐化語的詰屈聱牙。黃維樑以「精新鬱趣、博麗豪雄」八字形容余光中的散文。精是精錄，新是創新，鬱是沉鬱、鬱茂，趣是幽默趣味，博是廣博，麗是瑰麗，豪是自豪，雄是雄渾。而現代詩曾經有人指斥為僵斃，坦陳現代詩為沒落。現代詩最讓人詬病的便是紀弦等人成立現代派，標榜的「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僵硬將西方的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等囫圇吞棗，漠視文學體勢的一般原則，一時晦澀虛無的詩篇俯拾皆是，一時夢魘潛意識的世界幾乎人云亦云，讓人有誰都可以寫作新詩的錯覺。而余光中卻獨樹一幟，回歸和擁抱傳統。他不但沒有被驚濤駭浪的洪流湮沒迷失，他與虛無說再見，走出晦澀的迷宮，強調一位真正的現代詩人，對於傳統的態度應該是「知道如何入而復出，出而復入，以至自由出入。」試想曾經叱咤赫赫又縱橫於詩壇，誰能像余光中近屆花甲而創作仍無中輟呢？

黃維樑編著的「火浴的鳳凰」，自稱對初讀余光中的人是一本導論式的書。其實對從事研究者也有相當的裨益。無論是詩論、散文論，無論是總論、分論，都以出版年代先後為序，有時恐怕掛一漏萬，特別節錄論文的片斷。這種編排對研究余光中的工作，厥功宏偉。張恒豪的「火獄的自焚」，說明作家在「時間裏自焚」有如煉獄的苦難煎熬。而黃維樑的「火浴的鳳凰」，說明作家的成長，有如鳳凰每隔五百年都自焚一次，以求更生。兩書命名異曲同

工，前後輝映。

余光中編的「秋之頌」，副題是「梁實秋先生紀念文集」。附錄有梁氏的「我的遺書」和聯合報副刊的「梁實秋印象」與「國際學界看梁實秋」。余光中編「秋之頌」原來是計劃搜集最近十幾年來的比較重要論述梁氏的文章，當為梁氏八十七歲（陰曆臘八）華誕的祝壽文集。讓人遺憾，梁氏竟然早走一步，因心臟病突然與世長辭。迫使「秋之頌」焚祭於淡金公路旁的北海墓園，令人無限酸鼻噓唏！「秋之頌」雖然只是一本普通的紀念文集，對當代文學，尤其是散文的範疇卻有跨邁前人的視野。頗有「言人所未言，發人所未發」的成績。譬如梁氏論散文，強調現代散文有兩大缺點：「一是太過於白話化，連篇累牘的『呢呀嗎啦』，絮絮叨叨，令人生厭。一是過分西化，像是翻譯，失掉了我們自己國文的味道。」因為散文過度白話化，又沒有將翻譯句法消化，造成一般散文貪多無饜，沒有章法，支離破碎。針對這種弊端，梁氏以他數十年寫作散文的心得。提出「文章要深，要遠，就是不要長」、「把枝蔓的地方通通削去，由博返約。」的肺腑忠言。他的「雅舍小品」前後風行長達五十年。（「雅舍小品」原是梁氏不惑之年，應劉英士「星期評論」邀請寫的專欄，每期兩千字）。如今將成絕響。翻閱數集的「雅舍小品」不難明白，梁氏「用文言的簡潔，以濟白話的噁噁，堅持中文的純粹，以解西化的生硬。」（余光中語）於是不管抒情抑是議論，維持在三千字以內。梁氏更強調「簡短乃機智的靈魂」。短短兩三千字，文言白語，中文外語，莊敬諧隱

雜列並陳，卻無繁瑣查查。誇張不流於戲謔，含著不陷於晦澀，伸縮自如、點到為止。與吳魯芹、錢鍾書、周作人、豐子愷、思果等人成為五四以來數一數二的散文家。其次，梁氏秉持一位作家必須全面觀察人生的原則，認為「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他反對將抗戰的材料，刻意截搭在文藝的尾巴，徒然空洞。而面對當時左派人多勢眾，吶喊譁眾的陣營，梁氏並未三緘其口，挺身提出文學必須正視普通恒久的人性，必須超越階級性，更不可隨時代倏忽瞬變的洪流汨沒而無法自拔。盱衡寰宇，文學的本質，原理的倔強屹立，又豈是區區數絡僅憑潑辣謾罵之徒所能搖撼。

「秋之頌」獨樹一幟為其他選集望塵莫及的，便是長達四十八頁的「梁實秋先生簡譜初稿」（旅居澳洲墨爾本的胡百華所編）。「簡譜初稿」以年歲為經，繫以梁氏一生的著作、交遊。對於未來有志寫梁實秋傳，抑是文學史，提供翔實的第一手資料。像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鄭振鐸、沈雁冰、周作人、許地山等人創立「文學研究會」，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人成立「創造社」幾件風雲際會歷史事件，都有確定日期，讀者只要披閱「簡譜初稿」，有如按圖索驥，察尋全不費工夫。

經濟掛帥的社會，追求財富被列為人生的鵠的。汲汲塵土斤斤錙銖，一切講究實用，一切計較得失，雖然不必誇張面目可憎，言語無味，但對精神層面的延伸提升卻被剝奪殆盡。今日除專家學者為教學研究不得不苦讀專集全集外，升斗小民實在沒有必要，且現實亦不容

許他們有時間去研讀專集全集，於是一般「選集」便應運而生。坊間的「選集」幾乎泛濫成災。可是像「秋之頌」等的選集，可謂鳳毛麟角。「選集」並非東拉西扯的雜燴。一部有價值的「選集」，負責編選的舵手，必定要有嚴肅的文學工作者的態度，所謂「才、學、識」三者缺一不可。